

深读·特稿

如果徐峥“很正常”，那么谁是“奇葩”？

《泰囧》火了，创纪录的12亿元票房，喻示了这个社会的一种共鸣：囧。

2008年开始，这个“21世纪最风行的一个汉字”，在网络聊天、论坛、博客中频繁使用，更成为一种流行的表情符号。

这个本义为“光明”的象形文字，被赋予“郁闷、悲伤、无奈与苦情”之意，实际上映照社会心态的起伏。

1月4日，昆明长水机场因天气原因航班延误，造成近万人滞留。旅客砸机场电视机，保安打乘客，航空公司人员火线辞职……这样一副混乱不堪的场景，立马被网络小编贴了一个标签——“昆明”。

“你们中国人，就是急啊！”《泰囧》里，曼谷的哥用慢悠悠的语气，嘲讽赶飞机的徐峥。

“曼谷再堵，也没北京堵啊！”曼谷的哥这

句台词说出来，任何中国人都憋不住笑了。

这正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景。在曼谷，堵车，那就耐心等待吧，反正这个慢腾腾的城市不在乎这一点半点的；在北京，堵车，只会让你更加心急火燎。

但北京，这个“急之国”的首都，既是一个成功者云集的城市。也吸引无数渴望成功的人扑向它，包括《泰囧》中徐峥这样的白领精英，以及王宝强这样卖葱油饼的小商户。在成功学畅行的年代里，他们不管贫富贵贱，都无可抵御地陷入这种潮流的漩涡。

显然，只要我们想成功，就无法摆脱这种漩涡，每一个人都是囧徒。

《泰囧》里，徐峥奔着几个亿的合同授权书，去清迈寻找禅修的大股东周先生。事事不顺，屡陷困境。

我们都是“屌丝”，我们都爱看《泰囧》

陈小我是元旦假期去看《泰囧》的。

陈小我是一家门户网站中层，现居北京，月入两万，但“没房，没车，彻头彻尾的屌丝一个”。

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这位山东农村走出的青年，“普通得就像是田野里的一只蚂蚱”。临近年底，房租又要涨了，南三环，58平方米，3500元涨到4500元。工作6年，陈小我的积蓄累加赶不上房价上涨的脚步。

坐在影院里，陈小我卸掉了办公室里的那副战斗模样。那副模样，跟《泰囧》里在写字楼里发号施令的白领徐峥一模一样。

“从头笑到尾，笑得肚子疼。”陈小我像在享受冲浪，在一波波笑声里肆意摇摆。

在影评人、小马奔腾副总关雅荻看来，

正是用“屌丝”的视角看这个世界，才是酝酿《泰囧》12亿票房神话的文化根基。导演徐峥在央视新闻联播里也说，《泰囧》是“和现实接轨，和现代人的心灵接轨”的。

1月7日，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2年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。

蓝皮书强调，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，人际之间不信任进一步扩大。群体间不信任加深和固化，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。这在《泰囧》中有所表现，比如，黄渤对妻子的猜忌，徐峥与黄渤间的冲突，徐峥对王宝强这个“陌生人”的敌视。

而陈小我的一位同行，在做《中国中产阶级调查》的选题时，先后采访过50位他认为属于“中产”的人。但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

而现实中的徐峥是成功者，40岁时首执导筒，便拍出了被捧为“神作”的《泰囧》，在票房上更将中国娱乐片祖宗冯小刚拍的《1942》远远抛在身后。

这件事的确有点“奇葩”。“这是要有多少才能结这份缘啊？”身在澳洲度假的徐峥发了这样一条微博。

《泰囧》能收获12亿票房，有点“不正常”（徐峥语）。媒体蜂拥采访这个“12亿导演”的关系圈，挖掘“成功秘笈”。徐周围的人评价说，“从没见过他崩溃过”。而在微博上，徐的每一句“成功感言”几乎都被认为“清醒”和“得体”。

如果我们都觉得《泰囧》和徐峥其实很“正常”的话，那么，“奇葩”的，可能是整个中国电影的环境。

自己是中产阶级，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，包括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回答。

对于这种普遍的“弱势群体”心态，蓝皮书提醒道：“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，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。仇恨、愤怒、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、不信任、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。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、本该愤恨却钦佩、本该谴责却赞美的‘社会情绪反向’值得警惕。”

而最好的“精神按摩”就是娱乐。

在黑暗的放映厅里，陈小我看不清旁边情侣的卿卿我我，唯一的光明来自于银幕。就像走在一场白日梦里，地区、阶层、文化等重重差异，都被简单的快乐搁置了，偌大的放映厅，宛如一个欢乐的海洋。

一周三最

赵飞虹
最会喝水的人

中国可能没有比赵飞虹夫妇更讲究喝水的人了，20多年自来

水没沾过唇，做饭用北京本地的矿泉水，泡茶用各种品牌矿泉水——当然，这和夫妻俩身份有关，他们都是研究水的专家。赵飞虹自己也说，“没有人像我们这么讲究。”

普通老百姓想像赵飞虹那么讲究，也讲究不起，首先是没有那么多专业知识；二是成本太高。

比起专家讲的一千句一万句解释，人们更愿意相信专家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做的。最后，20多年没喝过自来水的赵飞虹终于顶不住压力了，她郑重地跟大家解释：“北京自来水是安全的”，但是她不喝。

张秀荣
最矛盾的环卫工

河南遂平县有一位78岁的“环卫奶奶”，名叫张秀荣。她干了36年环卫工，至今仍是临时工。

36年里，张秀荣的工资从20元涨到700元。700元不会让她生活得很好，但涨幅却是上涨了三十多倍，足以让政府部门在统计数据时把她统计进去；她在同一岗位干了36年没挪窝，到最后却是个临时工，所以只能领最低工资，没有医保社保；她说“领导们对我很好，很照顾”，可让一个78岁的老人扫街，她的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激话却让人听着像反讽。

好在，“环卫奶奶”自己很满足，她说工资够生活了，自己闲不住，儿子都有工作，可以养活她。但她不出来干活会生病，扫扫大街，病就好了。

只是旁人听了这些话，却很心酸和伤痛。

铁流
最悲催的作家

2013年元旦刚过，山东作家铁流就放下手头的创作，开始趴在电脑前备战职称考试。12年了，铁流年年如此，却屡战屡败。计算机和英语，就像两道高不可逾的门槛，无情地把他挡在副高级职称门外。

铁流已经写了几百万字的报告文学、小说和散文，是山东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。可因为职称考试英语和计算机不过关，他至今仍是中级职称（三级作家），还在为副高（二级作家）苦苦努力，至于正高（一级作家），估计他连想都不敢想，因为那还要再经历一次苦逼至极的英语和计算机考试。

铁流实在想不通：那些计算机知识，对作家到底有多大用处？好在1967年出生的铁流还有最后希望，因为很多省市规定，过了50岁，英语和计算机可以免试。我们只能这么劝铁流，别急，只是再等4年而已，那时候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二级作家铁流了。

文/张洪波

12亿票房《泰囧》
点中了中国人哪个穴位
我们都是
囧徒

本报记者 石念军
实习生 乔旋



上升者的囧：我不可能去卖葱油饼

这是一个成功学流行的年代。每次出差去机场，在候机大厅的书店里，陈小我几乎都会听到电视上传来高亢的宣讲成功学的演讲。

这让他联想起曾遇到过的传销现场，人们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声嘶力竭地喊“一年一百万”，“成功属于我”。

转眼到了30岁，陈小我越发不敢回老家。因为每次回老家，父母亲戚都会一遍遍追问陈小我，什么时候买房，什么时候成家。

改革开放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，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上升空间，这使得人们对自我有了更高的期望。

挣的不少，但花的更多。受过高等教育，工作于高档写字楼，这一切都让陈小我对自

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。但实际上，无论工作的枯燥程度还是收入水平，都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区别，在《泰囧》里，“卖葱油饼的王宝强一天都赚千把块了”。

朋友反驳：“你也可以去卖葱油饼啊。”陈小我自嘲，“学识背景与精神层次，决定了我不可能去卖葱油饼。”

正如美国人拉斯奇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状况一样，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西装革履去上班而被动地称为“中产阶级”。其实他们的工作并不比蓝领的工作更需要技术，挣的也不如蓝领。这些工作既不能给人以身份，又不能给人以安全感。

未来既然已经变得不可捉摸，及时行乐的现世成功学便大肆流行。

《泰囧》以“特别惊喜”的方式告诉人们：有真情，就能得遂我愿。这是我们信奉的传统文化。就在影片结尾，卖葱油饼的王宝强就像做白日梦似的，终于见到了他心中的女神范冰冰。

但这只是电影里徐峥奉献给王宝强的“特别惊喜”，也就不难发现它在现实社会的高度稀缺。

更多时候，中国人是以妥协的姿态融入生活的主流，或者玩世不恭、愤世嫉俗，或者委曲求全，将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抗拒的理解、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，与世俗成功学鼓吹的如出一辙。

这是不是很闷？

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王颖的理解是，现实的压力让人们疲于应付，消费电影这种“轻质”文化产品时，出于本能，人们就会规避一切指向悲伤、愤怒、沉重的产品。就在《泰囧》票房飘红时，成龙的喜剧片《十二生肖》票房也突破7亿元。

所以说，人们冷落冯小刚的“向心灵致敬”的作品《1942》，并不是像有些教授所言，是因为“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”。

“中国梦”下的焦虑需要释放

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、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的作者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发现，尽管美国物质富足，美国人却常常焦躁不安。因为，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观念深入人心，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要努力实现“美国梦”。

当“中国梦”伴随大国崛起日益流行时，人们的这种焦虑并不难理解。

阿兰·德波顿在其中文版《身份焦虑》的序言中特别指出，“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

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然而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，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：那就是身份的焦虑”。

同时，入托、入学、看病、就业、买房等对大多数人都是难题，而社会保障不健全、社会分配不公平、贪污腐败、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的焦虑感，强化了他们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。